

中華學術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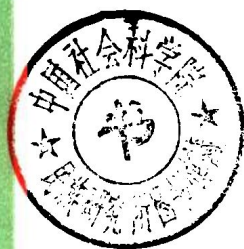
張廣達 著

西域史地叢稿初編

中華學術叢書

張廣達 著

西域史地叢稿初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65397

15 928.6

Z 100

本書由
上海市新聞出版局學術著作出版基金
資助出版

中華學術叢書
西域史地叢稿初編

張廣達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江蘇如東印刷廠印刷

開本850×1156 1/32 印張15.375 插頁6 字數328,000

1995年5月第1版 1995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數：1—500

ISBN 7-5325-1877-9

K·197 定價：24.80元

弁 言

本書所收錄的是筆者一九七八年以來關於中古時期西域史地與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文章。蒙師友不棄，現又刊出獻給讀者。其他一些涉及中古于闐史地和近代中國邊疆與文化交流的篇章將另行結集出版。值此刊印之際，謹向讀者作兩點說明。

多年以來，筆者感到西域的歷史和文化內涵之豐富，值得人們像法國年鑑學派費爾南·勃勞戴爾(Fernan Braudel)處理地中海世界那樣進行一番架構，進行綜合研究。當然，研究西域的困難遠在研究地中海區域之上。可是，西域具有的魅力與地中海區域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特別是在多元文化的匯聚和交流方面。舉世對陸地絲綢之路的研究盛而不衰就是明證。筆者久留意於此，所撰諸文雖然局限於一時、一地、一事，但心目中無時或忘西域的時空間架和文化匯聚的背景，力圖通過一時、一地、一事的敘述說明較長時期的歷史發展面貌，提示西域史地和中西文化交流有諸多棱面可供研究。

研究西域史地和文化交流，利用當地文字資料與考古文物和利用漢文文獻同樣重要。由於種種原因，當地出土文獻和考古文物資料大多近年始被人們利用，特別是許多西域古文字文獻晚近始經西方學者系統刊佈和解讀考釋。在這方面，筆者不無遺憾地告知讀者，限於當時的條件，在寫作過

程中，某些敦煌和西域出土史料未挾出，個別海外發表的重要論文未寓目，阿拉伯等文獻的徵引不盡合乎學術標準，中文俄文的考古文物資料未利用充分。集中諸文，敬請讀者視為筆者努力利用多種史料的一種嘗試。

多年來，我深深感激恩師鄧廣銘先生、季羨林先生的栽培和提攜。我也非常感謝王小甫、榮新江兩位弟子，他們青出於藍勝於藍，實際是我的學友。他們對集中諸文多有所訂正補充，使我享受到了學友之間切磋琢磨之樂。當此學術出版困難之際，上海古籍出版社為推動祖國學術的發展而作出許多可貴的努力，承蒙也將此集出版，謹在此深表謝忱並致崇高的敬意。

張廣達 一九九二年六月二十四日於巴黎

張廣達

一九三一年生於河北省青縣。一九五三年北京大學畢業，留校任教。一九八三年起為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北京大學中古史研究中心副主任。一九八七年後又曾任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外籍研究員；法國高等研究院歷史語言學部客座研究導師；法國高等師範學院兼任講師；瑞士日內瓦大學兼任教授；法國法蘭西學院一九九三—一九九四年度國際講席教授。研究領域為唐史、七至十一世紀西域出土文書、中外文化交流史等，曾發表多篇重要論文，在海內外有較大的影響。

目錄

弁言	一
碎葉城今地考	一
唆里迷考	三
關於馬合木·喀什噶里的《突厥語詞彙》與見於此書的圓形地圖	五
劉郁《西使記》不明地理考	八
唐滅高昌國後的西州形勢	一三
吐蕃飛鳥使與吐蕃驛傳制度	一五
——兼論敦煌行人部落	一七
唐代禪宗的傳入吐蕃及有關的敦煌文書	一八
有關西州回鶻的一篇敦煌漢文文獻	二七
——S.651講經文的歷史學研究	二七
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九姓	二四
論隋唐時期中原與西域文化交流的幾個特點	二六

九世紀初吐蕃的《勅頒翻譯名義集》三種、

——pkas bcaad rnam pa gsum 三一

唐末五代宋初西北地區的般次和使次 三五

蒙元時期大汗的斡耳朵 三四七

古代歐亞的內陸交通

——兼論山脈、沙漠、綠洲對東西文化交流的影響 三七三

伊本·胡爾達茲比赫《道里邦國志》中譯本序言 三九三

海舶來天方 絲路通大食

——中國與阿拉伯世界的歷史聯繫的回顧 四一七

碎葉城今地考

一 考證唐代碎葉方位的意義

碎葉是我國唐代的西陲重鎮。根據文獻和考古資料，公元五世紀已有此城，十一世紀時，它的地位爲新崛起的黑汗王朝都城之一八剌沙衮所取代，其後湮沒無聞。

今天，碎葉所以被人們注意，顯然有兩個原因。一是它與我國唐代大詩人李白的家世有關，它作爲李白的出生或其父祖活動的地點而經常被學者們道及〔一〕。二是探討碎葉的方位具有現實意義，確定碎葉的位置將無可辯駁地證明：早在唐代，中國政府已在碎葉設鎮，推行政令到伊塞克湖以西直到怛邏斯地區。

實際上，研究碎葉的歷史還具有其他方面的意義。碎葉作爲唐代安西四鎮之一，曾經有過一段繁榮昌盛的歷史。它不僅是唐代設官置吏的軍鎮，而且是我國兄弟民族西突厥十姓可汗、突騎施、葛邏祿的政治中心，同時也是西南地區兄弟民族吐蕃的活動舞臺。研究唐代碎葉城的沿革，有助於闡明唐代我國西北地區各民族共同締造祖國歷史的具體過程。

碎葉在唐代是中國與中亞、西亞往來交通的要衝，在東西文化交流中起過巨大的作用。六二七

年（唐太宗貞觀元年），玄奘發足長安，西行赴印^(三)，大概在六二八年到了素葉水城，亦即碎葉城，由此前往河中、阿富汗和印度。六九六年（武后萬歲通天元年），大食準備贈給中國的獅子，據說也將「遠從碎葉，以至神都」^(四)。《元和郡縣誌》卷四〇「庭州」條下特別揭出自黑水守捉渡伊麗河（今伊犁河）以至碎葉的碎葉路，這也是碎葉在唐代中西交通中地位重要的又一明證。可以說，七至十世紀，從天山以北的別失八里西行，經伊犁去中亞也好，或從天山以南的阿克蘇啓程，越天險勃達嶺經熱海去中亞也好，都必須行經碎葉。

碎葉地位的重要，在唐詩中也有反映。人們從唐代《塞上曲》、《塞下曲》、《從軍行》等一類邊塞詩中，可以看到在詩人筆下，碎葉成爲邊塞城鎮的象徵之一，常與輪臺、樓蘭等古城並列。當然，我們不能以詩人的吟詠與歷史記述等量齊觀，然而，這些詩篇反映了碎葉在唐代中西交通史上的重要地位這一點則是毫無疑義的。

二 關於碎葉的兩個疑問

關於唐代碎葉的地理位置，長期以來存在着兩個疑問。

首先是唐代設置的安西四鎮中，碎葉時有時無，存在着碎葉與焉耆互相交替的情況。這一疑問早在唐代即已產生。唐人蘇冕在編纂《唐會要》時就提出：「咸亨元年（六七〇年）四月罷四鎮是龜

茲、于闐、焉耆、疏勒，至長壽二年（六九三年）十一月，復四鎮勅，是龜茲、于闐、疏勒、碎葉。兩四鎮不同，未知何故〔一〕。蘇冕是唐德宗時（七八〇——八〇四年）人，編定高祖至德宗九朝政事，成《會要》四〇卷，後經王溥重編。蘇冕發現四鎮前後說法不同，因而致疑，足見這在當時已經是一個不好處理的問題。關於這一疑問，不少學者已反復加以探討〔二〕，茲不具贅。

與上述問題相因而至的另一疑問是：碎葉究竟是位於熱海以西，抑或在焉耆另有一個碎葉。謂碎葉近在焉耆，始於宋代歐陽修、宋祁所修之《新唐書》〔三〕。又《資治通鑑》卷二〇二胡三省註以碎葉城爲焉耆都督府治所〔四〕，因此碎葉所在何地遂兩歧其說。至於近年，郭沫若更在《李白與杜甫》一書中斷言碎葉有二，他說：「考碎葉在唐代有兩處，其一即中亞碎葉，又其一爲焉耆碎葉」〔五〕。最近印行的范文瀾著《中國通史》第三冊附有一幅《唐朝及四鄰方位略圖》，圖中在焉耆之旁註記了碎葉鎮，在熱海以西、碎葉水以北註記了碎葉城。這種碎葉東西並存或以城與鎮區分爲兩個碎葉的處理方法並未澄清問題，勿寧說反而增加了人們的困惑。

同名之城在中亞地區並非罕見，如拔塞干城之分爲上、下，下拔塞干位於怛邏斯城東，上拔塞干位於熱海南岸，又怛邏斯除塔拉斯河中游南岸之怛邏斯外，另有地名曰多邏斯、大塔拉斯、小塔拉斯、庫米—塔拉斯、欣金塔拉斯等，蟄失密一名，看來也非專指一地。凡此種種，皆有文獻足徵。然而，關於碎葉所在，或謂東西莫卜，或謂東西並存，卻難令人首肯。遍檢可資印證的唐代西域地理文獻和資料，包括粟特語國名表（*Nafnāmak*）、敦煌卷子中的漢文地誌圖經之類殘卷，所謂「銅和泰

卷子」中反映九二五年情況的和闐——塞語行紀部分、伯希和編號1283號藏文卷子，特別是與焉耆有關的回鶻文《彌勒下生經》（Maitrisimit）題記等等，直到目前，都找不到碎葉位於焉耆的任何綫索。上述文獻可以幫助我們斷言的是焉耆的名稱先後為偏夷、阿耆尼、唆里迷、恰里斯、喀喇沙爾等，惟獨無助於我們在焉耆或其近旁尋覓碎葉城的踪影。

焉耆之地既無碎葉，那麼，我們是否可以依據胡三省의 碎葉在焉耆的註文，反過來在碎葉河畔找一找焉耆呢？這樣找的結果卻使我們發現，《新唐書·地理誌》本身的記載前後並不一致，卷四三「四鎮都督府焉耆」條下固然綴上了碎葉的字樣，可是同一卷內徵引的賈耽《皇華四達記》所記焉耆至安西（即龜茲）的路程，又同書卷四〇所記西州至焉耆的路程均未提到碎葉，更未見在碎葉之旁有焉耆的記載，這就使「四鎮都督府焉耆」條的記載在同一卷中失去了着落。

三 從漢籍和穆斯林地理文獻看碎葉的方位

在所有提到碎葉的歷史文獻中，就今所知，以唐代玄奘留下的記述為最早（²）。玄奘於六二八或六二九年親履其地，後來傳述了自己的行程。他指出自熱海（即伊塞克湖）西北行五百餘里至素葉（水）城（亦即碎葉城）。城周六七里，諸國商胡雜居。素葉城西行四百餘里至千泉，千泉西行百五十里至怛邏斯城。

公元七五一年（唐玄宗天寶十年），杜環隨鎮西節度使高仙芝在怛邏斯與大食人交戰被俘。七六二年（唐肅宗寶應元年）隨商舶返國，著《經行紀》，被杜佑採入《通典》若干條，其中述及碎葉情況，也指出勃達嶺北行贏千里得碎葉川，其川東頭有熱海，西頭有城名怛邏斯，碎葉川有碎葉城（三）。

稍晚於杜環，唐代地理學家、德宗貞元間（七八五——八〇四年）宰相賈耽（七三〇——八〇五）搜集了邊州四達的詳細路程，其片斷保存在《新唐書·地理志》中。賈耽所記自安西西行的路程如下：

……又四十里度拔達嶺。又五十里到頓多城，烏孫所治赤山城也。又三十里渡真珠河，又西北度乏驛嶺，五十里渡雪海，又三十里至碎卜成，傍碎葉水五十里至熱海。又四十里至凍城，又百一十里至賀獵城，又三十里至葉支城，出谷至碎葉川口，八十里至裴羅將軍城。又西二十里至碎葉城，城北有碎葉水，水北四十里有羯丹山，十姓可汗每立君長於此。自碎葉西十里至米國城，又三十里至新城，又六十里至頓建城，又五十里至阿史不來城，又七十里至俱蘭城，又十里至稅建城，又五十里至怛邏斯城（二）。

《新唐書》卷四〇《地理志》四「北庭大都護」條下還記載了庭州至碎葉城的里程，這是唐代在天山以北西通碎葉的又一條道路。

在穆斯林地理文獻方面，公元九至十一世紀，阿拉伯地理家伊本·胡爾達德貝赫撰《道里與諸國誌》（三）、庫達瑪·伊本·賈法爾撰《稅冊》（二）、波斯佚名作家撰《世界境域志》（四）、波斯作家加爾迪齊撰《記述的裝飾》（二），都記述了從怛邏斯到碎葉一帶的自西徂東的城鎮道里。我國新疆喀什噶

爾人馬合木·喀什噶里撰《突厥語詞彙》(二)中有關係目也提供了寶貴資料。上列著作中的有關記載雖然詳略不等，但配合起來，可與玄奘、杜環、賈耽記載的自碎葉西行的路程互相印證。茲將此等有關記載試行排比論列如下：

伊本·胡爾達德貝赫說：

從怛邏斯至下拔塞干(二七)三法爾薩赫。……而後至富庶大城俱蘭四法爾薩赫。而後至大城米爾奇四法爾薩赫。而後至阿史不來四法爾薩赫。至大城弩支卡特八法爾薩赫。至大城哈朗扎旺四法爾薩赫。至朱勒四法爾薩赫。至大城薩里克七法爾薩赫。至突騎施汗廷四法爾薩赫。至納瓦卡特四法爾薩赫。至科帕勒三法爾薩赫。而後至上拔塞干(二八)該城爲中國邊界，商隊經歷草原至其地十五日程，突厥驛騎爲三日程(二九)。

上引段落中的科帕勒即碎葉，庫達瑪書有明確說明：

從怛邏斯至下拔塞干三法爾薩赫。……由此至類似先前地帶之俱蘭四法爾薩赫。……自俱蘭至富庶大城米爾奇四法爾薩赫。經類似俱蘭庫姆之沙漠至阿史不來四法爾薩赫。至大城弩支卡特八法爾薩赫。至大城哈朗扎旺四法爾薩赫。至大城朱勒四法爾薩赫。至大城薩里克七法爾薩赫。至突厥汗廷四法爾薩赫。至 Kimrau (?)二法爾薩赫。至納瓦卡特二法爾薩赫。納瓦卡特爲大城，一條名叫澤卡特(?)的大路直通上拔塞干城。自納瓦卡特至潘支卡特一法爾薩赫，潘支卡特之旁有村名澤卡特(?)。自潘支卡特至碎葉城二法爾薩赫，碎葉城包括兩城，一爲科帕勒，一爲薩兀爾科帕勒。自後一地啓程至上拔塞干，該城在中國邊境上，對於沿草原及給水處時常停留的駝隊而言，行程爲十五日，但對於突厥驛騎則爲三日程(三〇)。

關於碎葉附近情況，加爾迪齊書可補充庫達瑪書，加爾迪齊在記述從納瓦卡特至潘支卡特的路程時說：

潘支卡特之旁有澤卡特〔？〕村，自有首領，此村左側有另外三村，其中之一即爲碎葉。碎葉首領是葉護的弟兄，與葉護〔？〕的代表共同進行統治，有兵五〇〇騎。此村距山不遠。另一村名胡特科雅勒〔三〕，距前者一法爾薩赫，有兵五〇〇騎，首領名巴勒吉拉〔？〕，出身於突騎施部，生活於草原之中。第三村名達魯干支〔？〕，此村較小，可出兵三〇〇騎。此村也距山不遠。突厥人奉祀此山，恒指此山之名立誓，通稱「這是天帝之所居」……〔三〕。

對比上引文獻，我們得知：

（一）碎葉——阿史不來——俱蘭——怛邏斯等城鎮的名稱中外相同，其相對位置在漢籍與穆斯林文獻記載中完全一致。

（二）碎葉附近有突厥人的聖山。賈耽稱十姓可汗每立君長於此，加爾迪齊謂突厥人奉祀此山，立誓時每指此山之名以取信，並稱其爲天帝之所居，中外記載相似。

（三）伊本·胡爾達德貝赫提到碎葉附近有突騎施汗廷，加爾迪齊也說碎葉近旁的胡特科雅勒或胡特科帕勒村的首領出身於突騎施部。按突騎施部在公元七、八世紀之交取代阿史那氏興起於西突厥十姓可汗境內，並將其牙帳遷入碎葉之地。與此同時，復興的東突厥汗國亦向其地出兵。又唐朝在七〇三——七一〇年間，先後派郭元振、周以悌、呂休璟等鎮守碎葉。七一五年（玄宗開元三

年），唐封突騎施黑姓首領車鼻施噶蘇祿爲忠順可汗，後復妻以金城公主（交河公主）。七一六至七三七或七三八年，蘇祿建立了強大的突騎施汗國，奄有中亞地區，進而援助中亞各地土著王侯對抗東侵的阿拉伯人，重創後者，後者因而稱之爲阿卜·穆扎希姆，意爲奔突頂撞如牡牛之物〔三〕。公元七三七年（回曆一一九年）珂咄羅統治者向正在納瓦卡特的阿卜·穆扎希姆可汗即蘇祿乞援，助之抵禦阿拉伯駐呼羅珊總督阿薩德·本·阿卜杜拉的壓境大軍〔四〕。這裏的納瓦卡特就是上面引文中提到的碎葉附近的大城。納瓦卡特意爲「新城」，賈耽謂碎葉城西四〇里至新城，穆斯林地理著作稱納瓦卡特東至碎葉三法爾薩赫，折合三六里，兩者基本相合。此城城名也見於穆格山出土的粟特文書〔五〕。由此可見，自七世紀末至葛羅祿於七六六年左右佔有碎葉地區以前，突騎施汗國的政治中心一直在碎葉附近，而漢籍與穆斯林諸史家的與此有關的記載又復不謀而合。

碎葉城之見於文獻記載的方位既明，其實際位置自可據之而得推定。按上文所引的阿史不來城係因阿史不來河而得名，此河今天仍然保持其舊有的名稱。這一對證自從托瑪舍克在一八八九年提出以來，學術界迄無異議〔六〕。自阿史不來城東行約六八公里，有河名索克魯克，其地亦有大城廢墟，疑即耶律楚材《西遊錄》中所見之索虜城〔七〕（參看附圖一）。自此東行約二五公里爲今伏龍芝城，舊名彼什佩克，有阿拉梅丁河流經附近，其地有克留切夫廢墟，學者比定爲穆斯林地理文獻中的朱勒城〔八〕。自阿史不來城至朱勒城，穆斯林地理文獻作一六法爾薩赫。按一法爾薩赫爲六公里弱計算，一六法爾薩赫約爲九三公里，適與現實距離相當。由朱勒城即今伏龍芝而東，沿今伏龍芝

——雷巴契耶公路行至三三——三四公里處，有廢城位於今克拉斯諾列契村（意爲紅水村），這一廢墟綿延達四公里，蘇聯考古學者比定爲穆斯林地理文獻中的薩里克^(二)。

自克拉斯諾列契村東行的道里直接關係到碎葉故址的確定。據伊本·胡爾達德貝赫的記述，從薩里克到突騎施汗廷爲四法爾薩赫，到納瓦卡特爲四法爾薩赫，而後到科帕勒也就是碎葉爲三法爾薩赫。庫達瑪和加爾迪齊所記略同。據此，自克拉斯諾列契村，即中古時期薩里克城址到碎葉爲一一法爾薩赫，計約六六公里。碎葉故址當不出克拉斯諾列契村以東一一法爾薩赫的方圖之外。

如前所述，文獻記錄還指出碎葉城位於碎葉水南。據此，我們探索的範圍不僅應限制在克拉斯諾列契以東六六公里以內的地區，還應限制在楚河以南地帶。今克拉斯諾列契以東二五公里（折合四法爾薩赫）、楚河南岸之地是人們熟悉的托克瑪克城。據上引穆斯林地理著作，碎葉故址尚須由托克瑪克繼續向東遠達七法爾薩赫即四二公里之處尋找。然而目前考古調查資料所反映的現實情況是：托克瑪克以東、半徑爲四二公里的範圍內雖有不少村鎮廢墟，但和托克瑪克以南地區顯然不同，並無大城遺址可尋（參看附圖一）。因此，今托克瑪克附近見於穆斯林地理著作的諸城鎮似乎並不作一字形排列。加爾迪齊就明確地指出，碎葉三村位於澤卡特（？）村左側，而澤卡特（？）正當納瓦卡特自西而東、前往上拔塞干的大路。由此可見，碎葉三村當在澤卡特（？）以北，是爲上述城鎮並非自西徂東作一字形排列的明證。自薩里克至碎葉的諸城鎮既非一字形排列，其間道路自然有迂迴曲折，因而碎葉故址亦不應按文獻所記的里數相加而直綫尋求。今據考古資料，在上述範圍